

● 张莉莉 著

欲望之城

· 欲望之城 · 欲望之城 ·

YUWANGZHICHENG

· 处女书系 ·

CHU NÜ
SHU XI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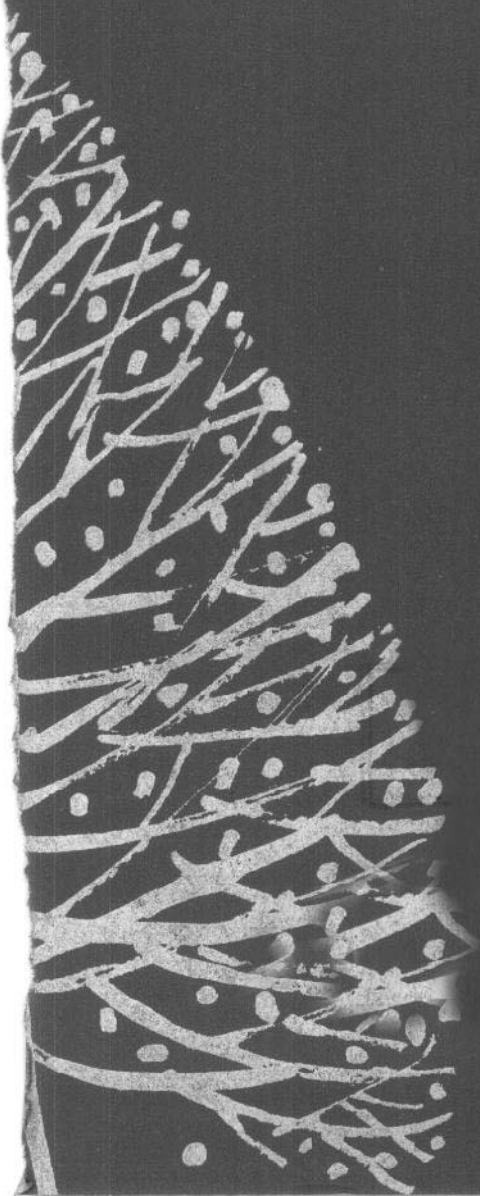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9

Z33

张莉莉 著

欲望之城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成都



永远的陌生朋友

我没有懊悔，没有。

从一开始，我便知道，这种辉煌只能是一个过程，如果把它看成一个结果，就如同把日落看成是永远的消逝一样，那一定是一个很愚蠢的错误。虽然没有结果的过程最终令人惘然若失，但别无选择。否则，曾经辉煌过的也将黯然失色。

这种选择，从开始的那个时刻，就悄悄地潜入了我和他之间的某个位置。从一开始，我便知道。

他出现在我的梦中，永远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永远是出门远行的打扮。他出现在我的梦中永远是这副面孔这种打扮。我曾对他说，请不要，请不要这样待我。尽管我说得撕肝裂肺，他却仍是置若罔闻。他的眼神散漫地落在别处，你怎么能相信他曾对你说你是他挚爱的女人？即使他如野火一般向你烧来的时候，他在你的梦中也总是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

终于领悟到全部过程的深刻之处，寻求结果还有什么

意义？

毕竟是匆匆的人生旅途，不必相见恨晚，不必懊悔擦肩而过。那只是必然中的偶然。偶然中的必然是各奔东西，是顺其自然。

你从哪儿来还到哪儿去。

一个黄霉雨季。

春天如一朵沤烂在城市下水道中的紫荆花，全然失去了她本身的颜色。霉雨将满城盛开的紫荆一朵一朵地蹂躏过去，城市的下水道中溢满了紫色的泥浆。

春天改变了她往日的气息。

一个变了颜色的春天。

大街小巷堆集着紫荆花腐烂了的尸体。空气中升腾着一团团挥之不去的紫色的气体。芬芳演变而成的恶臭，令人窒息。

一个变了颜色变了气味的春季。

然而这个春季很漫长。

分手已是不可避免，然而比预想的更早，他对我说，景，我们告别吧。

他说这话时眼睛正望着密匝匝进场的观众。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已打定了主意。

你真的疯了吗？你！？

他一只胳膊揽住我的肩，用力地搂了搂，仿佛是告诉

我他一切都很正常。然而我想正常人绝不会有他这样一些奇异之举的。

他就是他。衡量任何人长短的尺子放在他身上都会扭曲变形。他永远不在常规之例，而我永远只具备常人的眼光。我曾试图放弃自己去适应他，可他不可捉摸，变幻莫测。就像他导演的戏，永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。

一切都不必。大惊失色也好唯唯诺诺也好，你只会显得没有教养，没有素质。任他天马行空，任他我行我素。

最终你会发现，他比你深刻。

观众正在进场，我却悄悄地送他走出后台。我穿着一身水洗丝的白色长裙。这演出服穿得正是时候，苍白的颜色和我的心境很吻合。那晚真正的主角该是他，尽管我是台上的主角。我永远不会有他那份潇洒。如同一位母亲，刚刚产下一个婴儿，你忍心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弃她而去吗？他曾捧着剧本对我们院长大发雷霆地吼：我排完戏拍屁股就走，一天也不想在你这鸟剧院多呆！他果然说到做到。刚刚才彩排，刚刚舞台各部门才协调了一遍，他果然连首场演出看也不看就要走。人们只会说他逃避责任或者逃避荣誉，没有人知道他真正逃避的是什么。责任和荣誉对他都一样，褒和贬对他都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厌恶的是一哄而上，厌恶的是不配对他评头论足的人偏偏站在要对他评头论足的位置上。

这出戏吉凶难卜。

这出取名《欲望之城》的戏吉凶难卜。就连精于揣摸上面意图的院长这回也傻了眼。自从他走进排练场那天起，院长就弄不清对这出戏是该赞成还是该反对，所以他就一会儿赞成一会儿反对，今天赞成的明天又反对，别人说好他说好，别人说糟他说糟。院长大人完全没有了判断能力。

这一切皆因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东西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，以往的价值标准不起作用了。院长因而很伤脑筋。

这戏怎么排成了这样？

他质问他。

你说该排成怎样？

他反问他。

剧本原来不是这样！

听院长的意思，是想另请高明？

院长不敢吱声了。即使后悔请了牧人这位全国知名的大导演，他也不敢辞了他。更何况，世界卫生组织来中国考察爱滋病的预防治疗的日子迫在眉睫，这出戏是上面定了要给那些外国人看的。院长曾为接受这一重要任务欢欣鼓舞，为了这台戏，上面拨给剧院二十万元演出经费，院长认为这是名利双收的事儿，何乐而不为？

仅仅看剧本，这只是一出宣扬如何抵制爱滋病的戏，绝不至于遇上什么审查上的麻烦。然而不知怎么经牧人导演一导，搬在舞台上的戏却全变了样儿。

院长正在休息室里对着来审查的领导陪笑脸。他却对我说，景，我们告别吧。

那一夜，人们谈论已久的主角登台亮相，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拭目以待。我毫不费劲地触摸到这座城市兴奋的期待。他和她，《欲望之城》中的导演和女主角，已经被爱滋病折磨得不久于人世。

戏剧和生活已经分辨不清。

人们期待着谣言成为事实。或者说，是谣言还是事实对他们都无所谓，有目标可以攻击有桃色新闻可以刺激大脑皮层就足够了，何况早闻男主角风流倜傥，女主角年轻漂亮？

对于他，细微末节排侧缠绵都不过是庸人自扰。你不必诉说。

真不该在离别的时候，生出这么多对他的怨尤。

如同一座露天矿藏般地袒露着。却仍是一座神奇的迷宫。天荒地老的那一天，将如何在记忆中搜寻出你的面孔？

但愿岁月不要使流经它的往事变形。

霉雨季节随着他的到来而到来。阴差阳错，才有了这最后的结果？

他不属于这个季节，可他偏偏在这个季节来了，一切便都别扭。

如果换个季节呢？夏天？秋日？冬季？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？

可是结果并不重要。有好几次他这样强调，在舞台上。

在生活中，他都这样说过。

我怎么竟完全不懂他的导演语汇？

演结果演结果你怎么总在演结果？！

他蹬蹬地迈过几级台阶跳上舞台，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气急败坏地对我嚷嚷起来。

换人！换人！他如同失去控制一般急促地踱着步子作着充分的表演，这就是贵院的当然女主角？简直不可救药。

泪水奔涌而出。从来没有过，谁敢这样在舞台上责骂我？

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坚硬的水泥，就连居心叵测地等着看我笑话的人也渐渐收敛起了几分张狂。

几乎总是瘫软在椅子上的院长此时僵硬成了一块石头，似乎就要从座椅上弹起来。

他却全无察觉，他如入无人之境。后来我知道他常常如入无人之境。他如鬼子进村一般步步逼进我，弓着腰，攥紧了拳头。

你是谁？！你说！

我是谁？我究竟是谁？我是景……我是演员……我……我是剧中人艾姿……

不对！他挥舞着双手猛劈下来。完全不对！他狠狠地否定了我的回答。我听得出来，他本来沙哑的嗓子一定迸出了血丝。

你听着，你必须记住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神；你不是某

个具象，你是一种抽象；你不是一个事实，你是一种象征；你不是一次错误，你是一个意志……爱滋病是罪恶，可你不是罪恶；痛苦的是心灵，而不是肉体！心灵，懂吗？心灵的痛苦是一个过程，有没有爱滋病全一样！爱滋病人是个屁，比起心灵它屁都不是！借用它只是要以它作为一个载体，怎么能把劲儿使在表现得病的结果上？！

我狠狠地抹去满脸的泪水。

他仍是视而不见。传说中的他风流多情，竟完全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心。

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
我不明白。我真想对他喊，我永远不想明白。

生活中常常结果更重要。

结果是他换下了我。新的女主角将在全院女演员中重新确定，标准是做一个让他看了顺眼的小品。

玛丽对着我使劲儿招手，她坐在剧院门前的冷饮店里吃着一份菠萝船。她是这小店的常客了。她坐下就吃，吃了就走，月底她先生自会去跟冷饮店的小老板星子结帐。

见我进了冷饮店，玛丽满头的白发就仿佛堆垒到了菠萝船上。她吃起冰激凌之类的冷饮来就如同孩子一般，不打扫干净绝不抬头。星子在一旁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吃，对她说，玛丽，再来一份什果宾治？

玛丽在菠萝船上点头，我伸手拦住了星子，钱都是这么赚的？

开个玩笑嘛，犯得着这么认真？星子悻悻地走开去。

白花花的奶油沾了玛丽一嘴一脸。吃她心爱的食物显然使她感到快乐，她拿起玻璃盘舔着，边舔边对着我愉快地笑。

别这样。我夺过玛丽手中的玻璃盘，这不文雅，玛丽从不做不文雅的事情。

她吸毒。玛丽冷不丁地顶我一句，得意地夺过盘子又舔起来。知道吗？她吸毒，你说吸毒文雅吗？她这样吸——玛丽对我皱起眉头，耸起鼻子，将五官挤成一堆，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吸毒是犯罪。我瞪起两眼警告玛丽。

可玛丽她吸毒。玛丽狠狠地扔了盘子说。

玛丽说的玛丽不是她自己。她说的玛丽是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名剧《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》中的女主角玛丽。剧中的玛丽原是一位“大家闺秀”，丰富，细腻，敏感。与一位著名演员的结合破灭了她的生活的梦想。她成年累月地跟着剧团奔波，没有自己的家，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没有安定的生活。长期的孤独压抑，使她心理变态，曾多次想自杀。由于产后病痛注射过量吗啡染上毒瘾，更使她常常处在自责和悔恨之中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折磨着玛丽，也折磨着她的整个家庭。

而我面前舔着玻璃盘的玛丽本名凌画儿，她父亲的一手丹青在江南一带闻名遐迩，凌画儿如画中人儿一样的美貌也不知扰乱过多少男人的心。

可以说阴差阳错，可以说生不逢时，也可以说才艺不足，凌画儿十几岁在上海滩登台演戏就梦想着一举成名，然而人们似乎只记得她的美貌而忘了她的演技。她一生中最渴望演的角色之一便是奥尼尔剧作中的玛丽，她知道在美国玛丽一角一直是女演员们争演的角色，由于演技的难度，扮演这一角色已成了一种荣誉。然而凌画儿总是不能如愿。四十年代，她不到二十岁，她那如花似玉的面容配不上玛丽那颗饱经沧桑的灵魂。凌画儿只能整晚整晚地站在侧幕条边看着台上的演出，玛丽的台词和玛丽一招一式的表演她都烂熟于心，以至终于有一天她忘了自己只是被安排在侧幕边为玛丽抢妆，竟忘情地念着台词走上台去，于是剧场大乱，观众把她当作精神病嘘下台去。五十年代以后，任何剧院都没有可能再演奥尼尔的戏，玛丽曾和她的先生纠集起剧院的几个志同道合者私下里排过这个剧，没有服装没有布景没有灯光，可观者无不唏嘘。然而却始终没有正式演出的机会，如果有那么一次公演的机会，凌画儿说不定已经一举成名，演技超过美国的剧坛名星也说不定。凌画儿那时正当年，年龄，经历，容貌，演技都是演玛丽的最佳时期，然而没有机遇。她在舞台上演江姐，演党的女儿，可她演得都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后来就有人说她歪曲革命者的形象，再后来就扯出了她私下里醉心于玛丽的事儿。听说她因此受过许多的屈辱，满头的白发于一夜之间生成。从此，她便自称玛丽，嘴里念念有词全是玛丽的台词。日子久了，剧院的人仿佛是忘了她的名字，于是玛丽玛丽地

叫起来，她就成了玛丽。

除了冰激凌和演戏，玛丽不关心别的。有人说她是妖精变的，别看她不正常，剧院里有关排练演出的事儿她比谁都清楚，你要闹不准谁参加了哪个剧组担任了什么角色，你只管去问玛丽准没错。

看着又在津津有味地舔着手指头的玛丽，我拉她走。我怕我一走，星子又会给她端来一只什么船。

玛丽怎么就不怕冷？即使是南方，一月的冷雨也如冰，人的心窝子都快冻得没热气儿了，她竟然还大嚼冰激凌？星子的冷饮店在这个季节都改卖了甜品，周围的人都热腾腾地捧着莲子羹西米露，唯有玛丽吃冷饮。

我拉玛丽走。

不，你别走，凯瑟琳。我不愿意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儿。

又来了，玛丽又进入了她的角色。

你不会孤单很久的。我只好接下去，我如不接下去，玛丽就会重复她的台词直到竭斯底里。

不，你没说完。玛丽不放过我。

先生和孩子们马上就要回家了。我只好继续扮演凯瑟琳，趁机拉她出了冷饮店。

我怀疑他们不会回家吃饭。他们有的是理由呆在酒吧间，在那儿他们才自得其乐呢。剧本提示：凯瑟琳呆呆地望着她，一脸大惑不解的蠢相。玛丽含笑接着说——剧本提示。不要怕玛丽奇特。我会跟她说是我让你陪着我的，你去的时候带一大杯威士忌给她好了，有了酒她就对什么都

不在乎了。

是的，太太。酒会使她高兴的，她就喜欢喝一口。我接着说。

不对！玛丽拉着我站在了路中间，全然不管穿梭来往的汽车。你没有念剧本提示，她说。

真是见了鬼了，还有剧本提示！我满心冒火可只能对她和颜悦色，今天不读剧本提示好不好？

玛丽侧侧头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，下不为例。然后跟我走。幸亏她同意了，不然非得堵在路中间。我哪里还记得什么剧本提示？如果不是在戏剧学院毕业演出时我扮演过玛丽，谁还能跟她对上台词？就因为此，剧院里的年青人都躲着她，唯有我不怕。

如果你喜欢也再喝一杯，凯瑟琳。玛丽说着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拐弯说，我准备了一个小品。

什么？什么小品？

牧人导演要的小品呀。他不是把你换下来了吗？这回可轮到啦！你别嫉妒。

我嫉妒？我看着玛丽，看着她仍然姣好的面容和亮得异常的眸子，我在心里说，玛丽，我不嫉妒，我绝不嫉妒。如果你能够，我有一百次的机会我就一百次的让给你，只要你能够。

剧院仿佛面临灭顶之灾。弄不清什么工程队轰轰隆隆就开进了院子，推土机挖泥机昼夜不停地轰鸣着，排练场

就像正被一锤一锤地砸进泥中。演员们踩着两脚的黄泥踏进排练场，神情呆滞得如水气弥漫的霉雨天，任牧人导演声嘶力竭地喊破嗓子，软绵绵的呵欠还是照例不误地伴着懒腰被扯出来。全场最精神的就是玛丽了，显然她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浓妆艳抹，一连几天精神抖擞地坐在牧人一侧，因为牧人不得已已答应她要看看她的小品。每当牧人大骂台上的演员愚蠢透顶比猪还笨之类的时候，玛丽毫不掩饰她的开心，她拍手跺脚地哈哈大笑，笑声甚至淹没了屋外机器的轰鸣。

牧人导演气急败坏。一连几天，他几乎将全院十几岁到六十多岁的女演员都象筛米粒一样筛了个遍，也没找到他看了顺眼的女演员。

谁知道呢，说不定他就真启用了玛丽。他说过，剧中的艾姿不是人，是神。神无所谓年老年少美丽丑陋。

神是人创造的。

人还不能随意改变神吗？

尤西摸出一条水晶石的项链在我眼前晃，喜欢吗？他说，满脸得意之色。

他何时学会了这样的表情？

水晶石是紫色的，棱形的剖面在灯下折射出华贵的光斑。什么样的女人才配佩戴它呢？

只有神。

该死，又是神。

我只是肉体凡胎。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肉体凡胎，让牧人导演的神见鬼去吧。我不配这上天之物。

怎么？不喜欢？尤西还以为我会给他一大吻，他惯于把我的惊奇转化成吻什么的，没想到这次却不灵。货真价实的，他强调说。

男人不是把女人演化成神就是演化成物。在这一点上，聪明的男人和愚蠢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。

你不是你，你只是他眼中的你。如这个变了颜色变了味儿的春季。

是悲哀还是幸运？

尤西把项链系于我的脖颈，他也开始打扮他心目中的神。也不看看我这一身汗迹斑斑的练功服。

男人真要命。

你发了财啦？我扯下项链，拍在他手心里，别以为这就能收买我。

谁收买得起你呀？尤西嬉皮笑脸，你不喜欢，我送别人。

随你的便吧。我说。这是真话，不知怎么，我对他一点醋意也没有，不知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，或是我们俩人之间哪儿有问题。

你猜我送谁？

我看她一眼，他能送谁？

玛丽。我送玛丽老太太去。

亏他想得出来。真该把他拉出去枪毙！

送玛丽就不配吗？尽管她舔玻璃盘，舔手指头。但她不是凡人。

玛丽不是凡人。我深信。

尤西果真发了财。昨天他还穷困潦倒，今天突然就腰缠万贯。他刷刷地摔出几叠钞票，那举手投足的感觉果然与昨天大不一样了。

我真怀疑他当了一回杀人抢劫的蒙面大盗。

傻了吧？尤西说，别再三心二意朝三暮四的了，赶紧嫁给我还来得及，别等什么分房子了，看我给你买一栋。尤西大言不惭。

我撇撇嘴，钱是什么？钱乃身外之物。你别自己把自己看低了，你尤西还不值那几个臭钱？

可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，啊——尤西故作伤感地唱，拉起我的手。唱完忘形地四脚朝天地滚在我同屋的索索的床上。

老编对玛丽说，走，跟我吃菠萝船去。玛丽端坐在牧人导演一侧理都不理他。老编又说，吃什果宾治？玛丽连眼皮也不抬。吃夏威夷雪人？玛丽置若罔闻。吃风流寡妇？吃红都女皇？任凭老编把冷饮店的冷饮点了个遍，玛丽也没看老编一眼，更别说跟他走了。眼看玛丽对导演的威逼已到了最后时刻，实在找不出再不让她上台做小品的理由了。院长对玛丽的先生老编说，你想法转移她的注意力，把她骗出排练场也好。

老编是剧院里的老编剧了，曾经跟玛丽同台演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兄妹开荒》什么的。那时老编既是抗敌剧社的队长，又是身兼编导演的全才。玛丽就是在那时候爱上老编的。她也如奥尼尔剧中的玛丽一样，曾经以老编为主角来编织对未来生活的辉煌梦想。老编后来没太大出息也不能怪玛丽当初瞎了眼，老编那时一表人才，多才多艺，从南开大学学生剧社投奔抗敌演剧队，是人尖子中的人尖子了，玛丽当初也没有错。后来有一天老编突然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，别说赶上世界剧坛明星劳伦斯·奥利维了，就是中国舞台上的赵丹，于是之他也望尘莫及，他意识到多才多艺并非是一件好事情，从此忍痛割爱，一门心思地潜心于剧本创作。老编这时改弦易辙也许晚了些，但如果机遇得当，难保他就写不出惊世之作。生活和感情都很丰富的老编对自己充满信心，玛丽那时也不再讥笑老编舞台上一些不尽人意的形象，重新对老编寄予希望。老编呕心沥血半年之久，拿出的第一部作品是写他的母亲的，东北一方军阀的四姨太。老编本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，加上多年的演剧生涯，更兼对母亲不幸遭遇的同情，这部取名《此情悠悠》的剧本应该是有资格和曹禺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巴金的《家》齐名的。然而老编剧本写出来得不是时候，随之而来的那场浩劫使老编和他的《此情悠悠》从此不见天日。以后为了将功补过，老编就写了一部又一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剧本。剧本写得好不好已经不要紧，关键是思想主题情调不能出问题，这是老编总结《此情悠